

若有所思

你的相貌 可以改变

戴永夏

每个人都想有美丽的相貌,每个貌美的人又都希望美丽永驻。这些想法,并非不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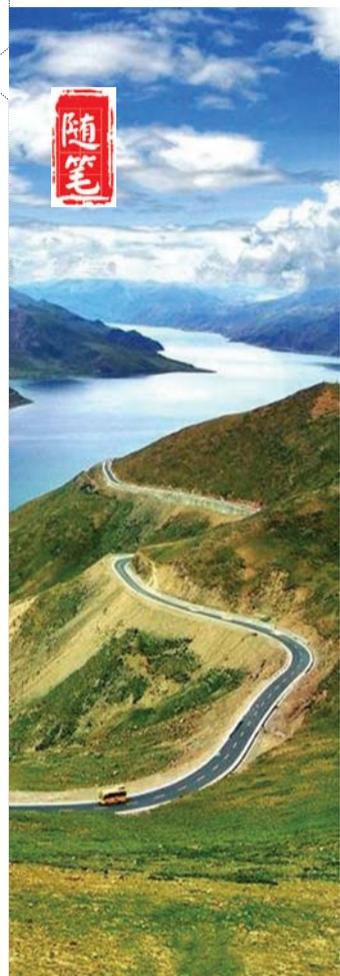
诚然,人的相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先天固有。但同时,后天的因素也可使之改变。也就是说,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美的可以变丑,丑的可以变美,这改变的主动权就在你自己手中。

有这样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有个画家想画一幅耶稣像,于是他许以重金,希望找一个庄严、圣洁、貌似耶稣的人当模特儿。经过一番努力,模特儿终于找到,他也得以完成画作。十年后,这位画家想再画一幅魔鬼的画像,做强烈的善恶对照。于是他四处搜寻一个形似魔鬼的人当模特儿,终于在某监狱找到了一个无恶不作、面目狰狞的囚徒。在作画过程中,画家觉得此人有些面熟。与之交谈后方知,原来他就是当年那位模特儿!画家十分震惊,一个具有圣者之姿的人,却因生活糜烂、狂放任性、作恶多端而成为魔鬼之相。

佛教中也有类似的故事:舍利弗尊者见到一位久未谋面的朋友,发现他面露凶相,惊问其故。朋友说,最近他正在雕刻一尊罗刹鬼面。舍利弗劝他:雕刻魔鬼,长期观想罗刹的狰狞面孔,不如改雕佛像,自能慈悲庄严。朋友接受了他的意见,转而改雕佛像。数年后,他果真变成一副慈悲面孔,人皆乐于亲近他。

中国有句古语:“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相貌会随着他的心念善恶而改变。纵使他现在面相凶恶,但如果他经常起慈悲之心,那凶相不久便会转化为吉祥。反之,如果他现在满脸福相,但不知行善积德,经常起贪婪和憎恨的念头,那福相便会逐渐消失。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如有的人心底卑污,自私残忍,嗜杀成性,这些丑恶品质必然铸成他满脸凶相,让人望而生畏;有的人心地善良、处世达观、乐于助人,这样的人必然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也有的人喜欢读书学习,长期在知识的海洋里接受熏染,他的相貌也会变得高雅深沉、文质彬彬……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张平凡的脸会因为他的博学机智而变得生动盎然。一张美貌的脸却会因为他的孤陋寡闻而苍白空洞……是善良还是狠毒,是温存还是残忍,是愚蠢还是智慧,是混乱还是恬静,是奴颜还是尊严,所有一切都会昭然若揭地写在脸上。”

显而易见,人的道德修养、知识学问等,都可以改变相貌。因此,一个人要有好的相貌,仅靠美容化妆是不够的,还要加强自身修养,多干好事,多做善事,让自己的美德产生美的气质、美的表情,而美的气质和表情又能凝结成美的相貌。反之,如果放纵自己,自甘堕落,损人利己,胡作非为,即使原来的相貌再好,也会像那位耶稣像的模特儿那样,堕落成一个人人见之嫌的丑陋之人。这样的人活在世上,又有什么意思?



旅行笔记

杨文学

生命之被

没有植被的山体依旧毫无生机,只有嶙峋的白石向过往的车辆张扬着恐怖。

我依旧在想着那绿色的山体上的片片疥疮,我急于想知道那绿色的山体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个疑问终于在去羊卓雍错湖的路上得到了破解。羊卓雍错是冈巴拉山下的一个神秘天湖,如一粒硕大无朋的宝石镶嵌在群山之间。这里的山海拔在5000米,山通体绿色。湖面海拔4400米,起伏的山坡如同高起的牧场,成群的牦牛爬上山坡,山顶是白色的羊群,山脚是成群的藏鸡,生命在这张绿色的毯子上活跃着,十分热闹。我们终于从没有任何植被的山影里走进一片生命的世界。

车停在冈巴拉山口,供游人拍照,我却被拐弯处的一片裸露的山坡吸引。山坡是修公路时遭到破坏的,流水在这片稍显低凹的山体处汇聚。于是,流水把绿色的外衣撕裂了,形成了无绿的长廊,一直伸到公路处。长廊呈三角形,上面露出砾石和沙粒,大量的砾石冲击到路边。在这三角形的裸露的山体上,我看到一小片绿色,那是被一块大型的石头拦住的一片锅盖般大小的土块,表层长着匍匐状的青草。草至少有三种之多,尽管我叫不上名字来。有一棵草是阔叶的,居然开出一朵红色的花儿。阳光下,这小小的花儿灿烂无比,花儿周围也是那种硬叶的草儿,牛羊没有光顾,它们就显得十分茁壮。我仔细观察,发现这土块的厚度有六七厘米,几种草的根盘错交织,紧紧地,将松散的土层拧成一体,用手去掰只

能掉下小小的一点沾着草根的小土块儿。顺着这三角的裸岩看去,两边也是和这个土块大相径庭的土层,土层上是绿色的草从,尽管被牛羊啃得很短,叶儿几乎伏在地上,但这些低矮的草却把根一直伸到土层石砾的交汇处。这几厘米厚的土层和那些低矮的杂草就像床巨大的、绿色的棉被,盖在庞大的山体上。

哦,植被!毫无疑问,对几千米的高山而言,不到十厘米厚的被子让它变绿了。十厘米啊,多么微小的一层,十厘米之下就是数万年的鹅卵石、沙子、泥土组成的山体,很显然,没有这层薄薄的植被,这山就是泥石流的天下。我明白了,那远处的大山上一块块的疤痕就是这层植被被彻底破坏后留下的硬伤,那灰亮就是裸露的鹅卵石的光芒了。

这层薄薄的植被既是西藏千山万峰的保护神,又是藏民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它既保护着山又养育着数百万牧民,不足十厘米厚的薄被承受的超负荷让人担忧,加之暴雪、急雨、狂风……我不知道它还能支撑多久,一旦这层植被消失,这绿山就成了灰色的裸体了。不毛之地将是生命的坟场。

呆呆站在这五千米的山口,目视着随山势铺开的绿色,我的呼吸比在那片低矮的不毛山谷反倒畅快了许多。导游说,这里氧气多些,山上这层植被为我们生产着纯洁的氧气呢。

此时,我的胸口一紧,有些疼。我不知道当这些植被彻底消失后,我们还能站在这里安然地呼吸吗?

旁观者说

安立志

“养狼计划”

养狼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在世界竞技体育舞台上,虽然“上场”较晚,但却后来者居上。“举国体制”固反思,但在心态上,随着国际体育交流之深入,国人的确经历了从“狼来了”到“与狼共舞”再到“养狼计划”的心理变迁。曾几何时,“海外兵团”一旦代表异国战胜中国队员,往往被冠之以“汉奸”或是“卖国贼”。而在北京奥运会上,郎平率领美国队在自家门口击败中国女排,人们已经有了“与狼共舞”的宽容与大度。而这之后出现的“养狼计划”,则体现了中国体育界更为广阔的胸怀与更为豪迈的气概。

“养狼计划”不同于政治上的“四面树敌”,我方强大,占尽优势,是为根基;以我为主,行为主动,是为前提;提高对手,维持平衡,是为目的。如此“养狼”,不足为害,反受其利,似乎不可思议。其实,小学语文课本中《鹿与狼的故事》,早就阐述过“养狼”的必要性。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为保护亚利桑那州凯巴伯森林中的鹿群,下令实施“除狼计划”。狼倒是消灭了,失去生态制衡的鹿群,没有了

追逐威胁,没有了生存竞争,植被被破坏,疾病在蔓延,数量畸形增长,体质迅速下降,到头来,鹿大量死亡。嗣后的美国政府为挽救灭狼带来的恶果,于上世纪70年代又开始制订“引狼入室”计划。由此可见,狼群不仅是鹿群的天敌,也是生态的卫士。这说明,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人们,“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而这一思想却来自中国唐代的柳宗元。

在人们的传统意识里,敌人往往与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相联系。柳宗元的上述观点,可谓惊世骇俗。他举例说:“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訿訿乃亡。晋败楚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敌戒》)秦国没有统一六国之前,群雄并立,生死相搏,励精图治,而一旦扫平六国,则骄横跋扈,横征暴敛,二世而亡。晋国在郢陵打败楚国,范文子因晋国失去对手而忧虑,晋厉公外患消除,志得意满,启衅官争,两年后死于内乱。由此可见,没有敌手威胁,极易失去斗志。重视敌手威胁,才会壮大自己。

敌我与生死,不过是对立事物

之两极。对立的事物并非都是血雨腥风、深沟高垒,也并非都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毛泽东说过,对立的双方,各以其对立面作为存在之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野蛮与文明、谬误与真理、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它们之间既有斗争与排斥,也有依赖与同一,正是因为“相反相成”,才有可能互为媒介、互为动力,才有可能互相转化、互相促进。

以国家、地区为竞赛“单位”的奥运会,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互为敌人、互为对手,然而,却又“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恐惧“海外兵团”的时代过去了,提不起的中国足球不如不提,中国游泳队的澳洲外教,中国花游队的日本外教,中国女曲队的韩国外教,对其祖国来说,他们从事的不也是“养狼行动”吗?体育界的“养狼计划”,有时包含着相通的道理。“养狼”并不等于“四面树敌”,“杯弓蛇影”却无异于“养狼”。百花齐放胜过一枝独秀,公平竞争优于寡头垄断。没必要或做不到主动“养狼”没关系,需要的是“与狼共舞”的心态与定力。

性情文本

秦子瑜

虚掩的门

到家门前时,门总是虚掩着的。直到一天,我第一个回到家,坐在餐桌前等待开饭时,发现姥爷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我对面,而是站在卧室的窗前。突然他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把头探出窗外,凝视了几秒钟,然后缩回身,快步走到门口,把刚刚被我顺手关上的铁门打开了一条缝,就又回到了窗前。不出半分钟,门口传来姐姐进门打招呼的声音。接着,是哥哥和弟弟先后回家,姥爷也来回跑了两次,让那扇门始终虚掩着,我渐渐有些明了……

可那时的我对发现的这一“秘密”,表现出的只有调皮。苦苦研究了许久,我终于发现一种可以既不

被姥爷看到又可以顺利回家的路线。第一次尝试,我心中很是紧张、兴奋,带着这复杂的心情,我从姥爷眼皮底下走到家门口,终于看到了期待中紧闭的大门。那一瞬间,我尝到的是“胜利”的滋味,来自一个小孩子执拗而淘气的心思。我有些夸张地敲响大门,果然看到姥爷不可思议的脸庞,他并没有猜到我的心思,而是一边走回窗边,一边十分愧疚地自言自语:“我是走神儿了吗?怎么没看到孩子呢?果然人老不中用了啊。”

心中的喜悦像突然爆掉的气球般散掉了。直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清楚地记得姥爷当时

的惊讶和落寞。我想象得出,当我敲门的声音响起时,姥爷是带着怎样的疑惑和焦灼快步走向门口。他在想,我走快一点儿,孩子们就少等一会儿。他是怕自己腿脚不灵便,他是怕孩子们等,便提早看着我们走到楼梯口,提前把门打开,让那扇门虚掩着……而我,却在过了这么多年后才领悟。

我想这台风过后的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吧,不然我的眼睛怎么会湿润了呢?想起姥爷和过去的种种,我心里有些忧伤。那扇门,将会永远“虚掩”在我的记忆中,从它小小的开口中,我看到了姥爷的爱,看到了我无忧无虑的童年。

编辑:孔昕 邮箱: kongxin3057@163.com